7月5日晚，在希腊雅典，支持在公投中投否决票的人们在街头庆祝。 新华社 图

希腊全民公投说“不！”

超六成人反对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

希腊内政部6日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在5日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反对者获胜。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协议草案者约占61.31%，支持者约占38.69%。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将公投结果称作“对双方达成切实可行协议的支持”。与希腊官员乐观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元区成员国传来一片沮丧之声。

希腊财长辞职

在希腊全民公决拒绝接受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后，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6日宣布辞职。

瓦鲁法基斯当天通过自己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7月5日，一个欧洲小国为摆脱债务束缚奋起抗争，这个独一无二的日子将载入史册。像所有民主斗争一样，历史性地拒绝欧元集团6月25日的最后通牒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瓦鲁法基斯说，“拒绝”应该立即转化成对合理解决方案的“支持”。他说，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协议应该包括债务重组、减轻紧缩措施、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以及真正的改革。

紧急峰会商形势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5日深夜宣布，应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要求，欧元区成员国定于7日召开欧元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希腊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说，默克尔当晚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希腊问题通电话，一致认为希腊人民的投票“应该受到尊重”。两位领导人提出召开欧元区国家紧急峰会的要求。

法国媒体说，一般欧元区只有在特别情况下举行首脑会议。半个月前，欧元区国家刚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议题就是希腊债务危机。

“最后桥梁”崩塌？

在欧元区一片“遗憾”声中，一些对希腊债务危机持强硬立场的欧盟官员更是明言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成后续协议的难度“难以想象”。

联合执政的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加布里埃尔指责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摧毁了欧洲与希腊原本可以达成妥协的最后桥梁”。

“对欧元区的规则说‘不’……有关救助方案的谈判难以想象，”加布里埃尔提及希腊方面寻求新一轮救助的要求时说。

斯洛伐克财长卡济米尔说，希腊正越来越接近退出欧元区。他通过微博客网站“推特”发表留言称：“希腊说‘不’之后，‘欧元缔造者’的噩梦，即成员国退出这个俱乐部，看来已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命运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

希腊接下来的命运将掌握在欧洲中央银行手中。

希腊银行业上周起因缺少流动性而实施资本管制。众所周知，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在银行业瘫痪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如果欧洲央行恪守规定，要求希腊银行业只有在具备偿债能力的前提下才能接受央行贷款，那么央行6日起将停止向希腊银行业提供现金。

不过，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多次强调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人道后果。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德拉吉可能将想方设法绕过这些规定。

希腊银行业协会会长卡采利3日提供的数据，希腊银行业仅剩10亿欧元（约合11亿美元）现金。这意味如果银行本周开门，恐慌情绪将使这些现金迅速被提光，除非政府进一步下调提款额限制。 **据新华社电**

[国际观察]

欧盟领导人放任希腊退出欧元区？

欧盟领导人真的会放任希腊退出欧元区吗？专家一致认为，尽管希腊退出欧元区存在真实的可能性，但对希腊和整个欧元区来说“代价巨大”。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认为，欧盟真正的行动将会是针对希腊银行业，关键在于欧洲央行的行动，一是不会提高紧急流动性上限，希腊国内现金将会很快耗尽。此时，欧盟以及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欧盟稳定机制的立场已经不太重要。二是可通过“单一监督机制”宣布希腊一些银行破产，希腊将进入全面违约。继6月30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违约之后，如继续在7月20日对欧洲央行违约，希腊的银行系统将进一步崩溃，经济将进一步下滑。这将导致欧盟与希腊政府发生直接冲突，但发展到这一步，希腊政府会抓住每个场合指责欧盟，把所有责任都“嫁祸”到欧盟身上。

对于希腊来说，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希腊政府将不得不靠印发新货币支付工资和养老金，从而引发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格罗斯说，虽然出口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大部分出口由石油和全球海运服务组成。而希腊并不是一个产油国，石油出口实际上是附加值很小的再出口，海运服务业也一般不雇佣希腊船员，因此几乎与国内经济没有联系。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资金外流和短缺，以及可能出现的希腊人大量移民他国将变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影响希腊的同时还将影响欧盟其他成员国。希腊一直倚重的旅游业将受到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影响。

据新华社电

[新华时评]

相信欧洲 能过希腊这一关

希腊公投结果，六成以上民众向国际债权人救助协议说不。希腊会退出欧元区吗？

一个字：难！

希腊公投，不能只算经济账；逼不逼希腊退出欧元区，布鲁塞尔也不可能只打经济算盘。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启动的，缘于欧洲各国保障和平、避免战祸的共同愿望。从第一天起，妥协，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精神根基。

正因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虽不时磕磕绊绊、险象环生，但依靠“理性的妥协”，再激烈的利益分歧最终都化险为夷。

的确，从经济层面看，希腊破产乃至退欧，都不太可能造成不可控的经济灾难。希腊经济规模仅占欧元区总量的2%，本身不足以构成威胁。近年，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债国”财经改革进展顺利，也使希腊引发连锁效应的风险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欧洲央行已构筑强大的金融防火墙，有能力借助量化宽松、无限量购买债券等政策工具，控制希腊危机的外溢效应。

但从政治层面来看，不论欧元区和欧盟，当初的设计架构里，根本就没有退出机制这一条。一旦希腊退出，不仅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首次出现重大倒退，也意味着欧洲的精神根基——妥协，发生了动摇。欧洲作为国际力量重要一极的可信度和成熟度将遭受严重质疑。这对欧洲来说，恐怕是难以承受之重。

回首历史，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萌发的一体化初步构想，到如今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和有28个成员国的欧洲联盟；从产业联盟、贸易联盟和货币联盟，到开放边境、人员自由流动、制定共同发展战略和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一体化进程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主权国家联盟试验。

深究这伟大进程的演进，不难发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挫折和停顿不时出现，质疑和怀疑从未中断。但在一体化的伟大政治理想指引下，凭借理性妥协的不二法门，每一次最终都化险为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盟成立的基础性文件《马斯特里赫条约》在1992年遭丹麦全民公决否决；《欧洲宪法条约》在2005年遭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决；欧洲“新宪法”《里斯本条约》在2008年遭爱尔兰公投否决。但这些当时看似重大的挫折和停顿，都不曾从根本上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熟悉欧洲政治的人士可能对此深有体会：如果说激烈争吵是欧洲政治的一种日常表象，那么理性妥协则是欧洲政治的一种基本品格。激烈争吵是为了赢得更多相对利益，而理性妥协则是为了锁定双方都无法放弃的绝对利益。

欧洲只要常葆妥协精神，不论希腊债务风波多么险恶，争吵多么激烈，都不太可能引发希腊退出欧元区这样重大的“双输”结果。

不论雅典还是布鲁塞尔，向对方说“不”容易，说“退出”难！

据新华社电